

旅行的意义

张超

游客们慕名来到贵州, 黄果树瀑布当然不会错过。这道世界喀斯特地貌最大瀑布在明代徐霞客的眼中, 如此气势非凡: “捣珠崩玉, 飞沫反涌, 如烟雾腾空, 势甚雄厉”, 一幅壮美画卷渐次展开。86版《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水帘洞在此取景, 更让其有了些“仙气”, 使人兴趣盎然。

从贵阳市出发, 约两小时车程后, “多彩贵州”那抹最绚丽的色彩于眼前呈现。一路行来, 真是美不胜收, 名不虚传。黄果树、天星桥和陡坡塘等景点各具韵味, 瀑布由上流至下游, 时而磅礴奔涌, 时而涓涓细流, 行云流水, 无拘无束。这里暂别都市喧嚣和浮华, 只有人与自然间互诉衷肠, 心生惬意。环顾四周, 游客或拿手机或捧单反, 穿行在人流中, 用心琢磨着构图和取景, 瀑布的雄、奇、险、秀在快门下被一一定格, 也长久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

当地的土人情同样令人难忘, 只有实地体验才能获得真切的感觉。贵州的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 辣椒当蔬菜等八大怪独具特色, 增添了不少魅力。上路时当地市民给予的真诚帮助、卖货苗族大妈的憨厚淳朴、上海知青子女的思乡之情等等, 这些都是我旅行中收获的别样色彩。此外, 返回贵阳市区途中, 见到不少背着双肩包独自跋涉于蜿蜒山路的孩子。听导游介绍, 这多是附近村庄的留守儿童, 早已是家务能手了, 大城市的孩子看来只能自叹不如了。记得, 上海某公益组织曾组织过沪上学生参加西部边远山区的生活体验, 一时报名踊跃, 反响热烈, 一些公益资助也陆续开展起来。多年来,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精准扶贫也正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开发旅游产业、布局特色产业, 还是吸引培育人才, 都是因地制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举措, 发达地区更多地伸出援手, 加强两地对接联动与优势互补, 这样才能实现共赢发展。

歌德曾说: 人之所以要旅行, 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 而是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在我看来, 旅游是情感的释放, 更是心灵的修行。不论是欣赏美景、愉悦感官, 抑或增长见闻、充盈心灵, 若有一颗善于观察与发现的心, 每次旅行都可以多姿多彩, 每趟旅行都能收获良多。这大概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吧。



随着快餐翻译、网络版翻译专著外, 还广泛征集收藏海内外翻译家的译作、手稿、书信、图照等史料。这在国内译界, 又是一项创举。

喜见翻译迎春天

李景端

凡此种种, 都令人倍感欣慰。译界众人多年来呼吁请社会重视翻译工作的呼声, 已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响应。新时代对翻译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工作, 是一种其成果供他人消费的智力劳动。既使劳动者, 就必须同一切劳动者一样, 具备严谨的工匠精神, 力求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由于市场的需要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翻译市场上出现了快餐式翻译和人工智能翻译。这是翻译在传播领域中出现的新事物。它有它的特点和特定环境的需要。市场既有需要, 就应允许存在, 让不同要求的翻译, 各行其道, 由消费者各取所需。但这种翻译新形态, 绝不能替代严谨的学术翻译, 尤其是替代不了富含艺术想象力的文艺翻译。所以在翻译界倡导工匠精神, 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有担当的翻译家, 不仅要“引进

人生的每一步, 都需要做出选择, 而每次选择, 都有可能改变生命的轨迹和生活的味道。此生卓尔不凡, 还是碌碌无为; 生活味道是醇香, 还是苦涩, 都来自于我们的选择是否得当。如果, 你想要品味到生活的醇香, 就要每天去悉心酿造。其实, 坚持悉心酿造, 也可以是一个舒适安逸、十分享受的事情。关键是, 要让生命之树开花, 人生的选择最重要。每逢人生十字路口, 你一定要慎重选择。

金商道是淀山湖西的青浦县道, 连着青浦金泽和商榻两个古镇。金泽古称白苎里, “庙庙有桥, 桥桥有庙”, 每座桥有一桥墩连着一座庙。镇出状元糕和赵家豆腐干, 至今还保留一个鱼码头, 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有渔船靠岸上鱼。镇南接浙江嘉善, 西连江苏吴江, 在与嘉善交界处, 两三年前建有金泽水库, 为上海四大日用水源地之一, 风光秀丽, 纳太浦河水, 经沉淀, 管输松江、青浦、金山、闵行等地。商榻是古商旅往返苏(州)松(江)下榻之地, 其背后即为江苏昆山。道由沪青平公路金姚站处出发, 朝北, 沿淀湖, 经大观园, 过白石矾大桥、急水港大桥, 蜿蜒至商榻。在镇十字路口, 可西至周庄, 北至昔称陈墓的锦溪。

车上一道, 如至山阴道, 两旁湖荡, 村落, 胜迹连连, 稍纵即逝。而树木, 先是银杏, 次是榉树, 再是柳。春自然一片新绿。知秋的先有银杏, 再是榉树, 而后红, 一片灿烂。柳舍湖的水气, 霜降后删繁就简, 剩青枝在寒风中。道西不是窠荡, 就是村落。道东常有淀湖湖面紧逼, 满长芦苇。一到秋, 有村妇携篮在路口叫卖鲜红菱。1991年油菜花初黄, 与同事金君、郑君、宋君、李君, 还有上海社科院上海史学家郭烈勋老师, 在青浦县城开会后, 弃大会组织的大观园游, 经商榻, 步行至周庄玩。正是三月天, 一路走去, 大家

金商道上

王孝俭

都是首次行此道, 说不出的高兴。道筑于1984年, 只二车道, 实为青浦县城至县之最西首的乡镇商榻乡的唯一陆路, 筑前县里有什么事, 村民要上县城, 只能乘船过淀湖, 到朱家角, 或沪青平公路什么地方再说。我有车后, 一年总不下七八次要走金商道。伴行的总有姚、张、桂、陈诸同学和他们的太太。每次车行至沪青平金商路丁字口, 常会习惯把方向盘向右拉, 瞬间入道, 端的是念中的金商路两旁四季的树, 还有是老灶饭店。道中梅园、大观园都是大名胜, 而一路饭店十多家, 或设路边, 或在船上。梅园饭店、竹园饭店是大店, 在绿荫深处。大小店摊大多为青浦本地人所开, 一年四季有清蒸白水鱼、红烧激

角浪, 春天的炒青壳螺蛳, 秋之鲜菱炒毛豆, 夏天刚从水田里拔出的茭白做成的油焖茭白, 都是水灵灵的。我常去的就是老灶。老灶在金商道和金同路丁字口, 这个丁字口是风景。那里是上海市和江苏省交界, 离上海界不远处, 即为一些人士闻而心起微澜的荡东地区, 当年那里港汉支河泊着不少花船。再西行可至莘塔、周庄、同里。路口南首是淀湖蟹交易处, 每西风稍起, 十几条渔船已一排排着河滩, 一片蟹民叫卖声。路口西南, 是两层屋的饭店, 常见店人在门口拣菜剥豆, 饭店如农家。隔路就是老灶, 已是江苏境界。老灶占地约两百亩。房成曲尺形, 冬常见挂有经腌的成排咸肉条肉, 阳光下发着腊香味。我最爱吃的是那里的红烧花鲢鱼头、银鱼炒蛋、葱烤鲫鱼, 还有大灶头烧的咸酸饭。金老板与我同为上海县人, 几次下来就熟了, 叫他老金头。他当过龙华乡一个村的团支部书记, 他的一个



老上级徐汇区华泾镇老镇长还与我同过事。一年冬他上桌咸猪头肉后, 告诉有条十五斤重花鲢, 刚从淀湖逮到, 非常难得, 是否有兴趣, 只要三百元。边说边提起长几乎是他三分之二身高的鱼给我们看, 我们四人急点头称定要一吃。看老金头那么带劲地下厨房, 上厅堂, 我不禁说老金你真是本地佳人之佳人。他的妻子匡姬是上海市区里的人, 秀外慧中, 点菜收账一人来。有一年过年, 他们夫妇俩邀请我和内人到他们那里吃年夜饭。见我谢绝, 说要送当地农家桶粽年糕。老金头开饭店, 不忘多种经营, 秋卖湖蟹, 冬售年糕, 平时销土鸡蛋。饭店的饭一直好吃, 立冬后用新大米, 矮脚冬藏菜烧的咸酸饭, 可称一二百平方公里里唯此一家。老金头告诉我, 他用的是苏北射阳米, 每斤只二元, 金泽就有卖。自己腌咸肉饭店自己用, 用的是粗盐老法, 太阳晒透后成片进冰箱, 饭店可用至来年春三月, 一块咸肉可卖到十元, 成本只有几钿, 油滋滋厚唇香香扑扑的哪个客不嘴馋。梅花盛时, 带朱黄夫妇和那批老友去梅园看花老灶吃饭, 朱黄这两处都未去过。

又到老灶, 不见老金头, 也不见匡姬当柜。物是人非。有王翁告知, 老金嗜赌博, 欠债而逸。王翁当地人, 店房即为老金向其所租, 租金还未还清, 今撑门面的实为王翁的儿媳吴姬。我听后两耳嗡嗡。

日前又去老灶, 自然又是鲢鱼头、咸酸饭, 还有时令菜菱肉炒毛豆。王翁谈及老金头, 房租已还清。我和内人不由赞叹。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叹老金头, 想起匡姬当年谈起刚有孙子时的喜悦, 让人难受。老板吴姬送来一张名片, 称这房子就要拆了, 店搬至大观园对面, 那里环境幽雅, 欢迎老顾客。我不知以后是否还会去老灶。吃老灶, 不光是吃老灶的菜, 还喜欢那乡野之气, 丁字路口的闹猛。确实, 说实在还有一点点对老金头的眷念。要去新店的念头恐怕短时不会生, 店的迁址是一大原因, 还是有那条梦牵的金商道, 正拓成千篇一律的通衢大道, 两旁的树早已不见踪影, 也不见了卖菱的村妇, 还去做啥呢。



秋的江南 (国画) 寇宗鄂

来”, 更要“走出去”: 不仅要提升“大语种”, 还要拓展“小语种”; 不仅善于沟通, 还要提高话语权。广大翻译工作者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 必须努力以勤恳敬业的新成果, 回报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和期盼, 现在重视翻译有了进展, 这是好事, 但在翻译领域仍有不少问题, 还有待继续给予关注和研究解决, 诸如设立国家翻译奖, 提高翻译实际报酬, 规范翻译市场管理, 严惩翻译抄袭剽窃, 完善网络翻译法规, 加大培养高端翻译人才, 加快“走出去”步伐, 进一步争取“走出去”, 建立翻译数据库, 开展比较语言研究, 等等。希望相关主管部门多做实事, 共迎新时期我国翻译事业的新春天。

爸爸詹同走了整整24年, 但我从没觉得他已经离开我们。书橱里摆着他的照片, 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上是他的漫画、绘本和散文集, 笔架上、笔筒里还有很多他的画笔。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创作上: 设计美术片造型、创作漫画和水墨画、画儿童读物插图、写文章……所以用得很多。他的毛笔并不贵, 却保护得很好, 有些竹质笔套都在, 而其中的油画笔和钢笔却都是旧的。那些画笔我常常拿在手里擦拭, 但从来不用。一来不舍得, 二来, 油画笔和钢笔都曾是让我“嫌弃”的。

加重而逐渐减退, 一度不再画画, 自然也不再用他的画笔了。考入大学美术系后, 我再次拿起了画笔, 不过, 那些笔是我专用的, 而且更多的是油画笔。爸爸也是油画科班出身。1952年他考入中央美院绘画系, 班主任就是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著名油画大家董希文先生。为了让我更好地领会并掌握绘画技法, 他几乎

巴西吟 (七律) 林青

三河流远两原舒, 赤铁如园广壤腴。苍翠雨林亚马孙, 轰鸣瀑布伊瓜苏。娇蝶展翅诗神袖, 鸢尾分株花鞠出。弓背反弹鱼跃进, 桑巴劲舞鼓钹趋。
注释: 巴西境内有亚马孙、巴拉那和圣弗朗西斯科三大河系。巴西的地形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其中亚马孙平原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 巴西高原约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伊瓜苏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之间, 是世界上最高的瀑布。亚马孙雨林热带植物很丰富, 蝴蝶类就有黑脉金斑蝶、诗神袖蝶等。巴西的足球和桑巴舞举世闻名。

爸爸的画笔

詹咏

每个周末都在家为我示范, 从素描到彩笔画再到油画肖像。爸爸的月薪并不高, 但还是给了足够的零花钱, 让我能买很多油画布、油画笔和颜料。因为能常买新的, 我就不那么爱惜了, 有的油画笔用完之后懒得洗, 再用时发现颜色已经干透, 牢牢地粘在笔尖上成了一块疙瘩, 笔就废了。每次被发现后, 爸爸就要批评我一顿。他告诉我, 洗下来的油画颜料混在一起能成为很高级的灰色调, 用这种颜色打底, 画面很好看。他帮我用一个奶粉罐头改造成洗笔筒, 往里面倒些汽油, 让我把刚用过的油画笔在筒里稍加浸泡, 再用布一擦, 画笔就干净了。虽然我总算养成了随手洗油画笔的习惯, 但还是喜欢用新买的笔, “二手笔”们就成了爸爸为我示范时的工具。洗

下来的油画颜料沉淀在罐子底部, 日积月累, 留下厚厚一层灰色的底料, 像极了岁月的沉淀……那时候没有卖现成的绘画钢笔, 那是一种笔尖向上略微翘起, 与纸面接触的面积可随意控制, 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的笔。我和姐姐大都用普通钢笔自己加工。有时候会加工失败: 或者把笔尖折断, 或者笔尖过弯, 出墨不畅, 那些“废笔”我就弃之不用, 但爸爸拾起它们, 直接蘸着墨水, 给我们演示怎么勾漂亮、潇洒的线条, 怎么利用这些特殊的笔触去画速写。他说: 无论是中国画还是西洋画, 很多笔情墨趣确实要靠合适的工具才能体现, 但创作好作品最关键的并不是工具本身, 而是看谁在用、怎么用。其他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 关键在人。但那时, 我除了惊叹爸爸的绘画技法, 其实并没有太明白他的意思, 还是纠缠着再买新的钢笔, “废笔”们又成了他的常用工具, 用来画画、写文章。如今, 每当我看着爸爸的画笔, 他潇洒挥毫或者埋首书桌的样子又会浮现在眼前。我似乎越来越明白他的点拨。只是, 我感悟得太慢了……

选择

张勤龙

这个菜只有父亲做得最好吃, 腰花脆嫩脆嫩的, 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父母的馈赠 责编: 殷健灵